

欧亚历史文化文库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The Islamic Middle East :
Tradition and Change, 2nd Edition

丛书主编 余太山



〔美〕 Charles Lindholm 著

张士东 杨军 译

兰州大学出版社



总策划
张余胜

——
传统与变迁

伊斯蘭中東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欧亚历史文化文库

总策划 张余胜
兰州大学出版社



伊斯兰中东

——传统与变迁

丛书主编 余太山

〔美〕Charles Lindholm 著

张士东 杨军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伊斯兰中东:传统与变迁/(美)林霍尔姆著;张士东,
杨军译. —修订本. —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2. 5

(欧亚历史文化文库/余太山主编)

ISBN 978-7-311-03897-7

I. ①伊… II. ①林… ②张… ③杨… III. ①伊斯兰
教史—研究—中东 IV. ①B969.3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89935 号

Charles Lindholm

The Islamic Middle East: Tradition and Change, 2nd Edition

(9781405101462/1405101466)

Copyright© 1996, 2002 by Charles Lindholm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under John Wiley &
Sons.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without
the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original copyrights holder

总 策 划 张余胜

书 名	伊斯兰中东
	——传统与变迁
丛书主编	余太山
作 者	[美] Charles Lindholm 著
	张士东 杨军 译
出版发行	兰州大学出版社 (地址:兰州市天水南路 222 号 730000)
电 话	0931-8912613(总编办公室) 0931-8617156(营销中心)
	0931-891429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http://www.onbook.com.cn
电子信箱	press@Lzu.edu.cn
印 刷	兰州人民印刷厂
开 本	700 mm×1000 mm 1/16
印 张	27.75
字 数	366 千
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11-03897-7
定 价	88.00 元

(图书若有破损、缺页、掉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

《欧亚历史文化文库》学术委员会

主 任

陈高华

委员 (按拼音顺序)

定宜庄 韩 昇 华 涛 蓝 琪

李锦绣 李勤璞 厉 声 林梅村

林悟殊 刘欣如 刘迎胜 卢向前

罗 丰 马小鹤 梅维恒 牛汝极

潘志平 荣新江 芮传明 沈卫荣

汪受宽 王邦维 王冀青 王 颀

王希隆 王 欣 魏存成 徐文堪

杨 军 于志勇 郑炳林

《欧亚历史文化文库》出版委员会

主 任

张余胜

副主任

管钰年 李玉政 汪晓军 袁爱华

赵 莉 文斌虎 马永强

委 员(按拼音顺序)

崔 明 郝春喜 柯肃成 雷鸿昌

雷永林 李连斌 李兴民 梁 辉

刘 伟 卢旺存 罗和平 饶 慧

施援平 孙 伟 王世英 王永强

夏 玲 邢 玮 张东林

出版说明

随着 20 世纪以来联系地、整体地看待世界和事物的系统科学理念的深入人心,人文社会学科也出现了整合的趋势,熔东北亚、北亚、中亚和中、东欧历史文化研究于一炉的内陆欧亚学于是应运而生。时至今日,内陆欧亚学研究取得的成果已成为人类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

当下,日益高涨的全球化和区域化呼声,既要求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合作,也强调区域内的协调发展。我国作为内陆欧亚的大国之一,加之 20 世纪末欧亚大陆桥再度开通,深入开展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的研究已是责无旁贷;而为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创造有利周边环境的需要,亦使得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研究的现实意义更为突出和迫切。因此,将针对古代活动于内陆欧亚这一广泛区域的诸民族的历史文化研究成果呈现给广大的读者,不仅是实现当今该地区各国共赢的历史基础,也是这一地区各族人民共同进步与发展的需求。

甘肃作为古代西北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与重要组

成部分,历史上曾经是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交汇的锋面,是多民族历史文化交融的历史舞台,世界几大文明(希腊—罗马文明、阿拉伯—波斯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在此交汇、碰撞,域内多民族文化在此融合。同时,甘肃也是现代欧亚大陆桥的必经之地与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内陆欧亚商贸流通、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

基于上述考虑,甘肃省新闻出版局将这套《欧亚历史文化文库》确定为2009—2012年重点出版项目,依此展开甘版图书的品牌建设,确实是既有眼光,亦有气魄的。

丛书主编余太山先生出于对自己耕耘了大半辈子的学科的热爱与执著,联络、组织这个领域国内外的知名专家和学者,把他们的研究成果呈现给了各位读者,其兢兢业业、如临如履的工作态度,令人感动。谨在此表示我们的谢意。

出版《欧亚历史文化文库》这样一套书,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立足学术与教育出版的出版社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我们本着重点图书重点做的原则,严格于每一个环节和过程,力争不负作者、对得起读者。

我们更希望通过这套丛书的出版,使我们的学术出版在这个领域里与学界的发展相偕相伴,这是我们的理想,是我们的不懈追求。当然,我们最根本的目的,是向读者提交一份出色的答卷。

我们期待着读者的回声。

总序

本文库所称“欧亚”(Eurasia)是指内陆欧亚,这是一个地理概念。其范围大致东起黑龙江、松花江流域,西抵多瑙河、伏尔加河流域,具体而言除中欧和东欧外,主要包括我国东三省、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以及蒙古高原、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斯坦、巴基斯坦和西北印度。其核心地带即所谓欧亚草原(Eurasian Steppes)。

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历史上活动于欧亚草原及其周邻地区(我国甘肃、宁夏、青海、西藏,以及小亚、伊朗、阿拉伯、印度、日本、朝鲜乃至西欧、北非等地)的诸民族本身,及其与世界其他地区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交流和交涉。由于内陆欧亚自然地理环境的特殊性,其历史文化呈现出鲜明的特色。

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研究是世界历史文化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东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美洲历史文化上的许多疑难问题,都必须通过加强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的研究,特别是将内陆欧亚历史文化视做一个整

体加以研究,才能获得确解。

中国作为内陆欧亚的大国,其历史进程从一开始就和内陆欧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只要注意到历代王朝的创建者中有一半以上有内陆欧亚渊源就不难理解这一点了。可以说,今后中国史研究要有大的突破,在很大程度上有待于内陆欧亚史研究的进展。

古代内陆欧亚对于古代中外关系史的发展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古代中国与位于它东北、西北和北方,乃至西北次大陆的国家 and 地区的关系,无疑是古代中外关系史最主要的篇章,而只有通过研究内陆欧亚史,才能真正把握之。

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研究既饶有学术趣味,也是加深睦邻关系,为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创造有利周边环境的需要,因而亦具有重要的现实政治意义。由此可见,我国深入开展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的研究责无旁贷。

为了联合全国内陆欧亚学的研究力量,更好地建设和发展内陆欧亚学这一新学科,繁荣社会主义文化,适应打造学术精品战略要求,在深思熟虑和广泛征求意见后,我们决定编辑出版这套《欧亚历史文化文库》。

本文库所收大别为三类:一,研究专著;二,译著;三,知识性丛书。其中,研究专著旨在辑录有关诸课题的各种研究成果;译著旨在介绍国外学术界高质量的研究专著;知识性丛书辑录有关的通俗读物。不言而喻,这三类著作对于一个学科的发展都是不可或缺的。

构建和发展中国的内陆欧亚学,任重道远。衷心希望全国各族学者共同努力,一起推进内陆欧亚研究的发展。愿本文库有蓬勃的生命力,拥有越来越多的作者和读者。

最后,甘肃省新闻出版局支持这一文库编辑出版,确实需要眼光和魄力,特此致敬、致谢。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consisting of stylized Chinese characters '余太山'.

2010年6月30日

第二版序言

在苏联解体之后,据说一种稳定的新世界秩序应运而生,美国宣称其作为其余人类的领袖和典范占据无可争辩的统治地位。但是在“9·11”之后,看起来大多数西方国家,当然包括美国政府,在好战的伊斯兰中发现了一种对这个所谓的新世界秩序的威胁,一个填充“共产主义威胁”消失所留下的角色空缺的反对者。几年前,保守派理论家塞缪尔·亨廷顿就已经预言了这种变化,他通过对“文明冲突”的生动描述而形成巨大的影响。在“文明冲突”理论中,西方——亨廷顿认为其具有理性的、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的和平等主义的特征——被视为注定要同受竞争性价值体系驱动的其他文化进行斗争——尤其是同那些受到宗教法令、家长式态度和部落伦理鼓舞的伊斯兰文化进行斗争。与此类似,其他政治学家已经预见到了同“圣战”相对的“MacWorld”战争——西方的技术、效率和变化的力量,对抗被描绘为狂热、非理性和传统的伊斯兰力量的战争。布什总统反对恐怖主义的圣战宣言和美国领导的对付阿富汗塔利班的战争,似乎是证实了这种悲观的预言。

这本书是我抵制这种得到普遍支持的和片面的视角的尝试。对我来说,这种简单的我们和他们的划分,忽

视了西方——按我的主张，特别是美国——通常与中东文化所共有的基本价值观；价值观经常会引发冲突，但是也能够而且应该为对话与和解提供基础。这两种文化之间根深蒂固的文化和历史差异（尤其是在社会组织和家庭结构方面）是不能否认的，但是可以肯定，西方平等、自由和个人主义的基本原则，在中东可以发现与其相似的东西甚至是其历史根源，可以一直上溯到最初的激动人心的古代苏美尔文明。这些原则激活了西方的伟大宗教，从犹太教到基督教，同样也贯穿了穆罕默德的伦理预言，并作为共同传统的标识。

在实践中，这种传统意味着，在中东的环境中，即使最强大的国王也从来没有被承认是神灵，无论多么强大，统治者总被认为仅仅是凡人。穆罕默德及其门徒也像普通男女一样生和死。他们是真主的使者和代言人，而不是其应受崇拜的分身。这种谦逊在世界历史上也是极其罕见的。古代中国、印度、东南亚和南美洲的国王与先知们，通常被他们自己及其追随者们看做给宇宙提供秩序的神，他们为虔诚的仪式所包围，并且受到那些地位低于他们的人的崇拜。

最复杂的前现代文明也以种姓的划分为标志，就是将人类组织到根据假定的内在精神纯洁性来划分等级的预定秩序之中。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伊斯兰中东世界里的每一个人，无论其地位、职位、财富或家族史，一直被认为拥有神圣的灵魂，以及通过伦理行动和真主的慈悯达到灵魂获救的同样能力。在中东占统治地位的文化中，独立、不从属于他人，数千年来一直受到高度珍视。自由地选择和行动的能力一直是自尊所必需的，荣誉意味着从来不承认强加于其上的力量的权利，从来不接受另一个体的内在优越性。这种盛行的平等主义伦理同在西方如此广为传播的关于伊斯兰价值观的错误信息大相径庭，并且同在其他更加等级化的世界文明中发现的情况也不一致。正如我将要展示的：它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同这一地区的生态、经济、政治以及结构性条件的特征相关。

反对世俗权威、支持相互平等者之间的竞争的个人主义、平等和自由的价值体系，对美国人来说应该是耳熟能详的，因为正是这种伦理在美国社会中受到广泛的赞扬。换句话说，“不自由，毋宁死”不仅仅是新罕布什尔州的座右铭。但是，如果说美国和中东共享基本的信念，他们却确实不

存在共同的政治自由的历史。相反,尽管有着普遍的平等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伦理,中东却一直承受着专制政治的重压,并且仍然是各种暴君的发源地。

这种矛盾的程度和原因是在我后面的章节中所要探讨的一个主要论题。在此探究中,我受到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的鼓舞,他对争取平等的热情的模糊和隐含的理解仍然是无法超越的。以美国为例,托克维尔担心,追求纯粹个人的成功将会导致追求平等主义的个人主义者不再参与更大的公共领域,这反过来会很容易导致专制的产生。对他来说,解决办法是发展地方层次的公民社会,给人民自愿的自治提供实践的机会。这种答案,虽然被认为是适合美国的,但在中东却是不充分的——尽管这里普遍存在非官方的地方自愿组织和平民协会,但是国家专制发达。从某种角度看,是因为平等主义需要相信国家的代表特征才能导致民主的政府。从文章中所探讨的各种原因来看,在中东确实不存在这种信任,因此当国家要求权威时,给人的感觉是这种做法是不道德的,平民只有在强迫的情况下才会服从。因为缺少民众的支持,国家必须诉诸镇压以保持其权威,这会进一步侵蚀其合法性。近来,持续上升的民众的不信任和国家的专制统治因外国的介入而得到加强,但是在根源上它们却是本土的。埃及、叙利亚、伊拉克、摩洛哥和约旦仅是一定程度上的现代中东国家,古代世俗专制统治形式的各种变体在这里仍旧盛行。尽管通过各种方式(在摩洛哥和约旦是神圣的和贵族的世系,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是对军事保护的需求,在埃及是官僚政治的专门知识),无力地论证其存在是正当的,但是,所有这些政权主要依靠高压统治和恐怖来维持自身的存在。到目前为止,因为他们还拥有民众的支持,所以替代了任何可行的选择,建立在不公正胜于混乱的原则之上。

在这种背景下,令西方如此恐惧的伊斯兰宗教狂热的高涨,最好被视为反对压迫和专制环境的古代民众反应的现代版。当在被视为腐败和高压统治的世俗政体下赢得发言权的努力受到遏制,并对民族主义、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承诺不再抱有幻想之后,中东民粹派的改革者们开始追忆先知的时代,正是他征服了麦加的残暴统治者和开创了公正、平等的黄金时代。使用暴力以便重新获得这个千禧年的时刻在中东有着很长的历

史,可以回溯到伊斯兰的早期,当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因为偏袒其亲属和对社会的非正义的行动而被暗杀的时候,或者当第四任哈里发(什叶派的第一任哈里发),也是先知的女婿和堂弟的阿里,被激进分子以背叛信仰为由暗杀的时候。现代暗杀者为暗杀给出了同样的理由,经常使用与他们的先辈几乎同样的言辞。

宗教驱动的暴动的模式同在平等者之间保持权威的问题相联系。其逻辑如下:当一个地方没有人具有内在权利进行统治的时候,政府可能是脆弱的并且靠纯粹的武力进行统治。但是这种强迫性暴力与先知及其弟子最初阐明的兄弟情谊式的宗教伦理是正相对立的,先知及其弟子依靠宗教权威进行统治,因此超越了追求平等主义的个人主义的竞争精神。魅力型领袖的预言——宣称他们可以提供一种对这令人难以忘怀的和平统一时代的回归,对于受到政府压迫和不公正困扰的全体公民总是具有诱惑力的。

令人不快的是,伪装虔诚者很少能够提供比他们所取代的统治者更平等的政府,并且自己也被最初相信他们的同一批人所否定。这就是阿富汗所发生的:当他们极力鼓吹的道德严格同腐败和攫取权力相矛盾时,塔利班就失去了支持。类似的,在伊朗,阿亚图拉霍梅尼的伊斯兰革命掺杂进了民众所抵制的宗教狂热者的独裁统治。在沙特阿拉伯,瓦哈比主义的纯洁性受到沙特精英集团惊人石油财富和奢侈生活方式的玷污。随着其宗教权威的道德要求的消失,沙特家族不得不进一步强化其专制统治,因此使自己不但面对压迫的指责,而且也受到伪善的谴责。正是在这个熔炉中,奥萨马·本·拉登被培养出来。

在下面的内容里,我在中东文化世界的范围内回顾了世俗和神圣权力的交替,在这里平等和个人主义一直是被定位为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权威常常通过纯粹的武力或宣称的魅力来证明是正当的。尽管我在修正本书的这一版时考虑到了最近的事件,但是我并不会将焦点集中于当代的问题,相反地我要对历史个案进行文化分析以揭示一系列方式,在其中,所谓的一些人的优越和另一些人的低贱,在一个所有人在原则上都可以要求成为独立的行为者和精神平等者的社会世界中,得到辩护、容忍或隐藏。我将展现在这种伦理环境下出现的典型的政府和宗教,并且思考令

人反感的种族、性别,以及种族划分的区别是如何被感知、转化和解决的。最后,我要问,人们如何尝试通过友谊、爱和崇拜从紧张和矛盾中解脱出来。

这部著作大量使用了历史的和政治的资料,我希望这会对那些不熟悉中东世界的学生有一些用处并引起他们的兴趣。但是我不是历史学家或政治学家。我的领域是人类学,并且我曾经在这个地区一个非常偏远的角落从事过研究,这给我提供了一个前沿的视角,我希望它对平衡我的同事们的更常见的城市和文本的视角有些用处。另外,我的主要兴趣是发展、反思和提出理论,而不是回忆过去或制定政策。无论如何,我读的资料越多,我就越尊敬那些搜集、提供和分析这些资料的人。这些资料我只能在我自己的写作中浏览一下。我希望我能够对这些学者的劳动作出一些不充分的判别,如果我的书能够激发一些读者对中东历史和政治作出比我在这里所能作的更为细致的研究,我就真的是很欣慰了。同时我希望我所采取的方法对于其他学科有一定的价值,哪怕只是促使他们在其工作中考虑一下人类学的研究和理论。

尽管我没有将焦点集中于当代问题,但是我坚信,我对价值观和环境辩证地相互影响的历史—文化解释,具有现实的和政治的含义。例如,我曾提出的主张表明,阿—以冲突的解决关键在于以色列(以及美国)承认巴勒斯坦人的个人尊严受到了玷污,并且必须再次被治愈。这确实不必要求大量的遣返或归还土地。对于追求平等主义的个人主义者来说,恢复名誉远比仅仅重新获得财产更为重要。因此,为了实现持久的和平,以色列及其盟友必须勉强屈尊就纡,在为自己辩解的言辞上低调,消除其扩张和暴力镇压各种形式的抵抗的做法,当阿拉伯人试图通过报复行动重申他们的荣誉时,这只会导致冲突的进一步升级。从侵略中后撤之后,可以提供象征性的补偿作为对巴勒斯坦人失去的荣誉的承认和维护。这种和解的姿态会对在民族间建立暂时妥协作出极大的贡献。事实上,这两个民族间存在着远比他们任何一方愿意承认的更多的共同点——这是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以色列人也是中东人,并且正如巴勒斯坦人一样,不愿意接受看起来有损荣誉的事情。

我的主张也暗指美国不应该迅速支持和资助那些主要以反伊斯兰的

言辞宣称其对美国忠诚的专制君主。正如我在上面指出的,在中东,政治上的激进主义当面对压制性的政权时,倾向于成为宗教上的狂热——当政权被看做非伊斯兰的时候更加如此。但是当伊斯兰主义者掌握政权以后,他们的合法性非常可能受到统治需要的侵蚀,他们必定要么瓦解,要么去适应。因此美国在埃及和沙特阿拉伯对压迫性政权的支持,直接导致了这两个社会里的规模巨大的民众性激进伊斯兰主义运动,并且导致了同样大规模的反美情绪。类似的,土耳其的军事力量被用于反对获胜的伊斯兰政党,也只能在不断增加的激进化中结束;而在阿尔及利亚,对温和、民主的伊斯兰运动的镇压,导致宗教热情的高涨、不断增加的两极分化,和目前才得到缓和的持续数年的流血内战。同时,在伊朗,实际上经历了一场宗教革命并且也出现了对神职人员统治的幻想的破灭,亲美情绪和民主政治的积极精神都在增长。实际上,伊朗可能为世界提供一个新形式的民主国家的范例,民选政府可以同伊斯兰主义的司法系统和武装部队共存和运行。

最后,理性的西方和统一的、非理性的伊斯兰世界之间的简单化的概念冲突,除了加深“我们和他们”之间的敌视与斗争之外一无是处。这种片面的概念无法在生死攸关的现实问题中保持公正,并忽视了为争论和赞同提供一种语言的共同价值观。真正的问题是:稳定的合法的政府能否替代世俗的专制统治,或替代长期以来一直在中东争取统治权的千禧年运动?如果没有对这个古代文化综合体的道德世界中,权力被追求、争夺、保持和失去的各种途径形成适当的历史—文化的理解,这就是一个无法正确、清楚地表述的问题,更不用说回答了。我修订后的第二版就是要为这个越来越迫切的项目提供一点微薄的贡献。

鸣谢

作者和出版者,对提供复制图表和照片的以下诸位表示感谢。

卷首插图(约旦的贝都因人),2-1(骆驼队):汤姆·巴菲尔德提供照片。

1-1(阿勒颇的露天市场suq in Aleppo),9-1(倭马亚清真寺),9-3(持念珠的老人),11-1(什叶派清真寺):瓦妮莎·迈厄·兰热尔(Vanessa Maia Rangel)提供照片。

2-2(也门城镇),14-2(头饰变化)来自:Carsten Niebuhrs, 1774. Reisebeschreibung nach Arabien und andern umliegenden Landern, vol I. Copenhagen: Nicolas Moller.

4-1(谢赫及其随从),6-1(骑士男人)来自:Paul Gafarel 1883. L'Algerie: Histoire, Conquete et Colonisation. Paris: Librarie de Firmin-Didot.

5-1(安拉阿玛里)来自:Yasin Hamid Safadi, 1978. Islamic Calligraphy.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5-2(麦加和麦地那的清真寺)来自:Suraiya Faroghi, 1990. Herrscher Uber Mekka. Munich: Artemis Verlag. 重印Johann Bergk, 1799. Arabien und syren ...Berlin.

7-1(红头巾,qizilbash),8-1(囚犯),14-1(奴隶)来自:Rayhaneh Shahrestani, 1987. Iran in Days of Old: a

pictorial Record. Tehran.

9-2 (穆罕默德的祷文), 9-4 (信仰的表白), 12-1 (胡瓦安拉), (尾页, 第271页[原书])来自: A. Schimmel, 1984. *Calligraphy and Islamic Culture*.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0-1 (诵经家背诵《古兰经》), 13-1 (宗教乞丐), 15-1 (新婚队伍), 15-2 (葬礼上的妇女), 17-1 (男孩): 彻丽·林霍尔姆(Lindholm)提供照片。

我尽最大努力列举所有版权所有者的名字, 但是如果有因为疏忽而造成的遗漏, 出版者会很乐意在有机会时作出必要的解决。

中东传统学术最吸引人的事情之一就是密切关注学术传承。每个作者都注意给予他的老师和他产生影响的人以赞扬, 不幸的是, 我如果完全遵循这种传统的话就要占去太多的版面, 我只能提及对我帮助最大的几个人。

智力方面, 我非常感激我的同事弗雷德里克·巴斯(Fredrik Barth), 他在我之前在斯瓦特(Swat)进行了田野工作。他作为人种志学者或人类学家是难得的典范。其逻辑的清晰和严密以及知识面对我来说是巨大的鼓舞。我也很高兴对欧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表示感谢, 我对他仅有一点点了解, 有时我与他意见不一致, 但是他的令人敬畏的学术能力, 以及在某种程度上的自愿投入, 是真正值得赞扬的。我谨以此书纪念他。

我也很高兴给予我在哥伦比亚的指导教师亚伯拉罕·罗斯曼(Abraham Rosman)、波拉·鲁贝尔(Paula Rubel), 以及人类学系的罗伯特·墨菲(Robert Murphy), 南亚学院的安斯利·恩布里(Ainslie Embree)和霍华德·雷金斯(Howard Wregins), 心理系的理查德·克里斯蒂(Richard Christie)他们应得的赞扬。他们鼓励和培养我的方式直到现在我才开始懂得。

我的同事波士顿大学的学者, 默林·斯沃茨(Merlin Swartz), 汤姆·巴菲尔德(Tom Barfield)和赫伯特·梅森(Herbert Mason), 欣然通读了草稿, 推荐有价值的新资料, 使我避免了严重的错误和文理不通。我以前在哈佛的同事, 卡尔·兰贝格-卡尔洛夫斯基(Carl Lamberg-Karlovsky), 慷慨地为我提供内行的建议, 在我对此地区的古代历史方面的研究帮助极大。我也得到了为布莱克韦尔(Blackwell)读文本的历史学家的极大帮助, 尤其是大卫·摩根(David Morgan), 他的批评使我重新思考和重写一些关键的章